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

「憑不厭乎求索」的……

小思

有時候，我會感到很寂寞！別誤會，不是十七歲，或者七十歲的那種寂寞，而是——站在課室裏，講文學作品時，感到的一股冷寂。

不過是幾年前的事情了！只要在課室裏，說到文學，那怕是一首詩、一闕詞，待講得沉醉當兒，一瞥間，總接到從不同座位上發出來的共鳴訊息，是閃閃眼神的光輝，毫無保留地投射過來，師生便一起融和在詩詞境界裏。記得清楚：那有艷陽的早晨，一陣風來，吹得木棉絮漫天飄飛，師生都呆住了，凝睇着那從未見過的奇景。然後，當目光由窗外轉回來，幾乎同時，大家脫口說：「未若柳絮因風起」。也記取：講李後主詞，我不逐字逐句解說，就整闕詞化成李後主內心獨白，說罷了，學生站起來分析作品，是多麼的透切。當然，不會忘掉，師生合力搞完全沒有競爭成份的朗誦會，碧影唸揚州慢最神似，少萍唱李後主詞最有韻味，燕玲唱昭君出塞最感人。溫暖來自學生一個眼神、一句笑語裏，真不會冷寂。還有，學生看課外書多，一本本讀書報告，寫來不爲了交功課，而是要跟我討論，甚至爭論某作品的好壞。課堂上，說起來，更會七咀八舌，成熟的、稚嫩的，有什麼關係呢？他們看過，他們敢說。真不會冷寂。

日子飛快過去，那滿是電波的魔術箱——電視機，近乎強橫地入侵了我們的生活。據說，我們已經進入「電視的一代」了。人們

不再從抽象的文字，吸取知識；不必運用想像，實際景像和粗疏語言，可以交代一切；甚至，人們不再從父母、朋友的接觸中，學習感情交流，人際相處。一天幾小時，好好歹歹對着個十來二十吋的電波箱子，不知不覺吸收另一種「營養」，慢慢變成「電視人」——冷媒介催生出來的人類。我常常希望這不是真的，杜魯福「烈火」的預言不要應驗。雖然，杜魯福安慰我們，燒書禁書之後，還有許多死心不息的「書人」，但想想，當人們都不再看文學作品的時候，「書人」是多麼寂寞！

我想，電視有它的好處，但它並不等於一切，有些東西，例如人的交往，較高層次的精神領域拓展、思維方法的訓練、文學韻致的聯想……恐怕都不能光坐在電視機前得到。看書，也不等於一切，但卻是與「人」，心接心的交往方法。那些人，可能是兩千年前，滿懷悲苦的屈原，可能是今天，在天涯一角的留學生，我們都可以通過文字，認識、了解他們。文學作品會有些意想不到的溝通作用。

現在，沒有人燒書禁書，但爲什麼，提起文學時，我竟在課室中，如斯的寂寞？年輕人的感情該最易觸動，爲什麼在文學領域裏，他們會這樣退卻？

最近，課堂上，隱約地我又再看到那閃閃的眼神光輝了。盼望它們會愈來愈顯明，那是我三年來，不厭求索的閃閃光輝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